

武侠小说全集

卫斯理



玄武双毒

XUANWU
SHUANGDU 倪匡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(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)

玄武双毒

XUANWUSHUANGDU

倪 匡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玄武双毒/倪匡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10.5

(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)

ISBN 978-7-80240-439-7

I. 玄… II. 倪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8222 号

书 名: 玄武双毒

作 者: 倪 匡

责任编辑: 沈 动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**发行部电话:** 03000478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8

字 数: 152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2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。

豪气天生 勇打不平事

侠名何价 义向哪方求

天色阴沉的可怕，在远处，有两股龙卷风的风柱，上尖下锐，直达天际，像是自乌云之中，有两条灰白的怪龙，垂了下来，直达地面一样。风势十分劲，田里的庄稼，全都被风吹折了，乱成一团，在田埂上，站着几个庄稼人，望着被风吹折的庄稼，脸上神情漠然，充满了极度的凄苦。

在田边的官道上，一匹白马，冒着风，疾驰而来，马鬃被狂风吹得乱飘乱拂，马上那人伏在马背上，只是策骑疾驰，不一会儿，来到了一个岔路上，他一提马缰，驰进了左首的那条路。

那条路上，两边一是参天古木，这时风势劲疾，树枝树叶，乱抖着，发出惊人的声响来。

那人驰进了两三丈，略勒了勒马，抬起头来，只见他骑的马，虽然神骏，但是他衣着却十分朴素，满身是尘，脸上也沾了不少尘，浓眉上更沾满了沙粒，他约莫三十几上下年纪，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向前望着，紧皱着眉。

他在想：风那么大，眼看风势越来越劲，该找个地方歇一歇了！

正在他那样想的时候，突然，路旁的树后，跳出了两个人来，叫道：“且止步！”

那人一见有人叫唤，立时勒住了马，那两个人道：

“你别向前去了，前面一座大桥，已被风吹断，通不过了！”

那人略愣了一愣，在马上拱手道：

“多谢相告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已然牵转了马头，向路口驰去，可是他才一转过身来，那两人互望了一眼。

陡地探手，在后腰上掣了一柄短矛在手，手臂振动，“飕飕”两声响，两支短矛，已向那人的背后，电射而出！风声响耳，可是那两人的腕劲，虽是极强，短矛电射向前破空之声，仍然尖锐可闻，那人背对着这两

个人，眼看非被短矛射中不可了！但是，也就在短矛疾射向前的一刹那间，那人的身子，陡然一侧，已然藏进了蹬中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在蹬里藏身，那一刹那间，还想将马头拉开去的。可是那两柄短矛，来势实在太快。

他身子才一侧，短矛已然射到，“扑扑”两声响，射进了马头，鲜血立时涌出，那白马怪嘶一声，滚跌在地，而也就是在那一刹那间，那人的身子，已自马腹之下，窜了出来，他才一窜出，连滚带跃，疾如旋风，向那两个人，扑了过去！

那两人见自己暗算不着，已是呆了一呆，而就在他们一呆之际，那人已到了他们的身前，身形一长，霍地起立，那两人连忙想要后退时，那人双手齐出，十指如钩，已然抓住了那两人的衣服，厉声喝道：“为什么暗算我！”

那两人被对方抓住了衣服，虽然神色骇然，但是却仍然十分强顽，一个叫道：

“好意叫你快点走，你再不识趣，只怕横尸遍地！”

那人一声怒喝，手臂一振，只见发话的那汉子，身子如同断线的风筝也似，陡地向外，飞了出去，“砰”的一声响，撞在一株大树之上。

那一撞的力量，着实不轻，撞得那人“哇”的一声，口喷鲜血，跌了下来，蜷缩在地上，再也起不了身。

另一个被抓住的人，一见这等情形，大惊失色，怪叫了起来，随着他的怪叫声，只见前面路上，树后都有人转了出来。

刹那之间，聚了三二十人，一齐向前奔了过来，但那些人，只奔到了丈许远近处，便站立不动，列成整齐的两行，分了开来。紧接着，只听来两下呼啸声，自远而近，传了过来，来势迅疾之极，只见那个人，抓着绳子，那绳子的一端，系在一株足有三四丈高的大树之上，他们两人，竟是抓住了绳子，疾荡过来的，且以来势快到了极点，人影一晃，已到了近前。

他们两人的手中，各执着一面三角形的大旗。

路上风势本就强劲，再加他们迅疾无比荡了过来，两面旗“勒勒”有声，气势非凡。

那两人一荡到了离地只有四五尺时，手臂向下一沉，“啪啪”两声响，两面旗先脱手飞出，插在地上，立时随风飘扬，而那两人手一松，身

子也落了下来，稳稳站在旗旁！

那两个人自发出呼啸声到现身，自树上荡了下来，出势快绝，而且给人一股诡异莫名之感，那人已不由自主，扬了扬两道浓眉。而等到旗插定时，那人向这面旗一看，脸上更现出惊骇的神色来。

那两面旗，全是密绣而成，一金，一银，金旗之上，还加绣一条看的耀眼，细得出奇的蛇儿，而在银旗之上，加绣的却是一条红得怕人，足有尺多来长的蜈蚣！

这两面旗，看在任何一个学武之士的眼中，都不禁要心头怦怦乱跳，那人自也不能例外，那是邪道之中，两个顶尖儿的高手，玄武双毒的标志！

这两面旗在，玄武双毒一定也在，武林上的许多名扬天下的大侠，虽然行侠仗义，好打不平，但是如果知道这事情是玄武双毒所为，是不是还有人毫不考虑地打不平，那也真成疑问了！那人勉力镇定心神，但是他一开口，声音却也显得很不自自然道：

“原来是玄武双毒在此！”

站在旗旁的两人齐声道：

“不错，两位老人家，有重要的事在这里办，你是硬要挤一脚，还是远远地滚开去？”

这两人出言，可称无礼之极，实是任何人都忍不下这口气来的。但是玄武双毒武功极高，独门暗器，又层出不穷，令人防不胜防，横行江湖已久，他们的手下，自然骄横已惯，这样说话，已算是客气的了！

那人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又变得镇定了许多，道：

“本来我听说桥断，已然准备离开，但这两位飞矛伤人，我才转回身来的！”

他那样说法，语气可以说是委婉之极，而且从他的神情上，也可以看出，他是竭力在抑制自己心头的怒火，才能勉强讲出这句话来的。可是旗旁的那两个人，却“哈哈”笑道：

“老实告诉你，前面根本没有桥，路可畅通，你是不是还要向前去，趁早决定！”

那人身形凝立着不动，在那刹间，他脸上的神情，变了好几次，而他的心中，思潮起伏，一时之间，也难以作出决定来。

武林之中有许多人，都叫他为大侠，有更多的人，替他取了一个更好听的外号，叫他“天鹰大侠”，提起“天鹰大侠”陈亮名头来，也可称响亮。然而，在他自己的心中，他却只认为自己是一个流浪汉！

一个人的心事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别人无论站得离他多么近，可以看到他面上每一个毛孔，但是也决看不透他的心事！

陈亮的心事，也同样没有人知道，他在江湖上漫无目的地游荡，为的只是要排遣那难以形容的寂寞。

他的那种寂寞是如何而来的，他根本不愿再去想，那是一个太创痛的往事。

他东流西荡，凭着他一身武功，自然也管了好些闲事，打了很多不平，几年下来，居然挣得了一个“大侠”的名头，而且，也因为他一直独来独往，被人赐以“天鹰”的侠名，那是他开始在这江湖上流荡，绝想不到的。

这时，他心中想的是：自己是向前去呢，还是被玄武双毒的旗子吓退？然而，陈亮立时又想到，自己就算退，也是退不了了了，刚才，自己才一掉转马头，不是就有两柄短矛，向自己的背后飞过来了吗？更何况此际，双毒的令旗，已经亮了相！

陈亮待了片刻，缓缓地道：

“我还得向前去看看！”

站在旗旁的那两个人，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道：

“好，这样，可以死得明白些！”

陈亮心中又苦笑了一下，他一听得那两人如此说法，就知道自己料得不错，双毒令旗一现，他就算跪下来叩头，也是逃不脱的了！

他仍然挺立着，他的手慢慢向前移动，伸向腰际所缠，鹰爪链的活扣。而在这时，在路边站着的那三二十人，也各自向前，踏前了两步，风声仍然劲疾，陈亮手臂略抖，“跔踉踉”一声响，缠在腰际的那条鹰爪链，已然抖了开来。

他那条鹰爪，长三尺三寸，全是一环一环精钢环扣成的，一端是一个大环，用以握手，另一端是一个人手大小，锐利之极的精钢鹰爪，这种兵刃兼有硬、软兵刃的优点，极其难练，为三十六门兵刃之外的外门兵刃。

陈亮鹰爪链一出手，自然是准备拼命的了！只听得旗旁的那两个汉

子，齐声冷笑，各自手腕一翻，两口利刃，也已出鞘，就在那一触即发之际，突然听得一株大树之后，传来了“咯咯”一下娇笑。

陈亮一听得那一下清脆动人、妩媚之极的娇笑声，心中便是陡地一动！本来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玄武双毒尚未现身，单对付他的手下，也不知是不是能讨了便宜去。

生死俄顷之际，陈亮实是应该全心赴敌才是，决不应该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娇笑声，心中便陡然一动，生出一副异样之极的感觉来的。可是，那一下娇笑声，却实在太动人了，令得任何一个男人听了，心中都会立时生出一种空洞洞地，像是什么也捉摸不到的感觉。

陈亮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，他自然不能例外，是以他立时向那株大树望去。可是，他却看不到那个发出娇笑声的女子，在他转过头去看的时候，他只看到，在劲风之下，有一副粉红色的轻纱，贴着树干在飘动着，那可能是那个女子的纱裙，但是那女子却躲在树后，并没有出来。

在听到了那一下极其动人的轻笑声之后，陈亮的心中，陡地生出了一股极其强烈的愿望，想看一看，能发出如此动人娇笑声的，是一个什么样的美人儿。而在那一下娇笑声传出之后，所有的人一起低下了头，旗旁的那两个人，也立时转身过来，躬身向那株大树，恭恭敬敬地道：

“夫人有何吩咐？”而在大树之后，又传出了那女子娇媚之极的声音来，道：

“你们总得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才动手啊！”

那两个人立时答道：“是！”

刚才，在听到了一下娇笑声之际，陈亮的心中已是陡地一动。

这时，那女子又说了一句话，她语音轻柔动听，有一股说不出的荡媚之感，浑然忘却自己身在何处，就像是在春暖花开时节，躺在小溪之旁，拂着蕉风，任由柔嫩的柳枝在脸上拂过一般，又犹如那女子似乎不着一缕，自己仿佛是在轻抚她滑如凝脂的肌肤，那种异样的感觉更甚！

在旗旁的那两个人，只不过答应了一声“是”字，还未曾转过头来，问陈亮的姓名，可是陈亮却已不由自主地道：

“在下姓陈，名亮。”

树后的那女人，像是绝不感到意外，又立时“咯咯”娇笑了起来，笑得陈亮大是心猿意马。

那女人一面笑着，一面娇声道：

“倒是一条大鱼儿啊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天鹰大侠！”

陈亮在这时，只觉得喉头像是有火在烧着一样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在旗旁的那两个人又齐声应道：

“是！”

那女人仍然在树后，道：

“也好，我们还未曾去进攻袁家堡，就遇上了天鹰大侠，不是很有趣得很吗？”

在旗旁的那两个汉子，像是什么也不会说一样，又齐声道：

“是！”

那女子娇媚之极的声音，不断传了出来，道：

“你们仍照原来的计划，去包围袁家堡，由我来会会这位名扬天下的天鹰大侠！”

众人齐声答应，那两人拔起了旗，三二十人，列成了两队，由那两个持旗的带着，转眼之间，便自奔远了！

突然之间，事情会有那样的变化，陈亮也不禁大感意外，他望定了那株大树，只听得一阵荡人心魄的娇笑声过处，自树后缓缓转出一个女子来。陈亮向那女子看了一眼，便不禁呆住了！

他从来也未曾见过那样的美女，从来也不会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普天之下，只有一个女人是美女，那是他的妻子。可是在十年之前，他的妻子早已经死了。陈亮为了他妻子的死，才一直在江湖上流浪的。然而现在，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美女，就算任何女人都不喜欢承认有别的女人比她自己更美。但是站在这个女人面前，只怕普天之下的女人，都不免要在心中叹一口气，然而心中承认：她真美，我不如她！

她大约二十三四年纪，身上披着一件轻纱的衣服，是那种浅浅的红色，风很劲，吹得她的衣袂和长发，随风飘拂，有几绺长发，贴在脸上，更增风姿。

她的一双妙目，望定了陈亮，当她看到陈亮正在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的时候，突然一笑梨涡浅现，娇声道：

“怎么啦，陈大侠，没见过女人吗？”

陈亮在刹那间之间，只觉得面红心热，心头也无缘无故，“怦怦”乱跳了起来。

那女人却笑着，向陈亮一步一步，走了近来。

她每向着陈亮走近一步，陈亮便觉得她的诱惑力，增加了一分，他的心，也跳得更剧烈。

当她来到陈亮面前，只有两三步之际，陈亮更感到有一股沁人肺腑的微香，钻入了自己的鼻端，那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，虽然是在路上，在狂风卷得飞沙走石，尘雾漫天的情形下。

陈亮仍然感到难以抗拒，他真难以想象，如果在一间密室之中，自己遇到了她，会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。

那女人来到了陈亮的身前，站定了身子吸了一口气，在轻纱的笼罩下，她饱满的胸脯挺了起来。

陈亮勉力镇定心神，只听得那女子道：

“陈大侠，帮我一忙，你肯不肯？”

陈亮只觉得自己有点迷糊，他甚至讲起话来，他有点口吃，像是一个傻瓜一样，道：

“帮忙……帮……什么忙？”

那女子略略垂下了眼，长睫毛轻轻闪动着，道：

“我想去打袁家堡，可是没有人替我打头阵，你肯不肯帮我去打头阵？”

陈亮心中，仍然一片迷糊，他跟着道：

“你要去打袁家堡——”可是，“袁家堡”三字，才一出口，他陡然一震，刹那之间，像是有人在他的头上，淋了一大桶冰水一样，使他的神智，陡地清醒过来，他立时后退了一步，失声道：

“袁家堡，可是……可是叫五省武林总盟主，袁英豪袁老英雄的袁家堡？”

那女子抬起头来娇笑道：

“自然是袁英豪的袁家堡，总不成还有别的袁家堡会被我看得上眼！”

陈亮在那片刻之间，心中真是乱到极点，袁家堡乃是武林泰斗，袁英豪的地方，神刀袁英豪，有一子一女，全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连袁英豪的几个孙子孙女，提起来也不不少人知道，袁家堡三字，在武林中，就等于是一

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名词，袁英豪侠名远播，谁对他不钦仰备至，自己若是有机会经过袁家堡，进去谒见袁老英雄还来不及，如何去攻打袁家堡？

而攻打袁家堡，这样的主意，也只有玄武双毒这种无恶不作的人才想得出来，刚才，曾有人称呼那女子为“夫人”，那么她定然是双毒中一毒的宠姬，自己在一听到了她的笑声之后，竟然会大大着迷，真是惭愧啊惭愧！

陈亮一想到这里，不由自主，沁出了一背脊冷汗来，他又后退了一步，道：

“我怎么会和袁老英雄作对？”

那女子柳眉微扬，仍是满面笑容，道：

“那么，我如果去打袁家堡，你要帮袁家堡的了？”

陈亮心中略一犹豫：“只怕正派中人，个个都会帮袁家堡！”

那女子“咯咯”娇笑了起来道：

“那也未必，我昨天遇到了南湖双杰，他们两兄弟，知道我要去打袁家堡，虽然不肯帮我，倒也不肯管这件事，远远避开去了！”

陈亮怔了一怔，南湖双杰，乃是南湖老人的儿子，南湖老人是世外高人，与袁家堡也颇有渊源，南湖双杰少年英俊，侠名极着，若是说他们得知玄武双毒的人，要攻打袁家堡，竟会远远避开去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！

那女子不等陈亮开口，便笑道：

“你不信吗？我讲出来，你就相信了！”

她讲到这里，用雪白的牙齿，咬了咬下唇，媚态撩人，道：

“他们两人，全在我身上，尝了甜头去啦，自然不再前往袁家堡了！”

陈亮本来，得知玄武双毒的人要攻打袁家堡，那乃是非同小可的大事，已经全部清醒了过来，可是这时，一听得那女子如此说法，他心中又是陡然一荡！

那女子这样说法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，要是竟有男人不明白的话，那么他就根本不是男子了！而陈亮却是男人，那么，他焉有不明白道理？

那女子却就是在这时，又向前走了两步，俏声道：

“现在你相信了吗？”

陈亮忽然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我相信了，我相信他们两人不是远远避了开去，而是已经死了！”

那女子呆了一呆，现出十分讶异的神色来，道：

“唉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陈亮也有点说不出自己何以会猜到这一点，他只是在心中强烈地感到这一点而已，南湖双杰，兄弟二人，可能受不起那女子的诱惑，然而在事后他们一定会后悔莫及，那么自然发生悲剧！

那女子又“咯咯”地娇笑了起来道：

“别看他们两人，长得英俊，却笨得非常，两个人忽然之间，抱头痛哭，用剑抹了脖子！”

陈亮沉声道：

“换了我，也会一样！”

那女子侧着头，露出了雪也似的一段粉颈来，蹙着眉道：

“那怎么办？不是我又要害了你吗？”

陈亮沉声道：

“不过，我不会听你的话！”

那女子道：

“你不听我的话？我还未曾遇到过不听我的话的男人！”

陈亮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的确是！”

那女子突然发出了一个俏怛、媚惑之极的笑容道：

“那么，你不是男人，还是你……”

她的话并没有向下说去，但也已经够露骨的了，那样露骨的挑逗，出自一个那样美貌动人的女子之口，陈亮又感到一阵头眩！

他连忙道：

“你是玄武双毒的什么人？”

那女子笑道：

“别提这些，你打定了主意没有，帮不帮我打头阵？”

这实在是一个极容易回答的问题，只消回答一个字就可以了，但是那女子的媚眼浅笑之下，陈亮竟然回答不出来，他只是怔怔地站着！

那女子笑道：

“我知道你愿意的，你是男人，对嘛，没有男人会不愿意的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慢慢地向前移来，陈亮只觉得自她体上传来的幽香越来越是醉人，他的身子，甚至有点微微的发起抖来！

袁家堡耸立在山麓下，那一块一块大麻石建成的高墙，自远处望去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壮严之感，而如果到了近前，更叫人连大气也不敢喘。

在高墙内，是许多建筑物，高墙正中，有两扇极大的门，那门全是半尺许见方，在木上钉着许多鲜亮的钢钉，这个在武林之中，有着如此声威的袁家堡，确然不同凡响。但是这时候，袁家堡的大门外，多少有点异样，那决不是因为天色太阴，强风劲疾，而是由于有七八个人，其中倒有一半带着伤，仓皇自通向堡门口的那路上，直奔了过来。

堡大门前，有八个汉子，十分威武地站着，那些奔过来的人，身上的服饰，和他们是一样的，显然也是堡中的人，所以他们一起迎了上去，有人问道：

“怎么啦？和什么人动手了？”

奔向前来的七八个人，喘着气，连话也说不上来，有一个总算叫出了一句话来，道：

“快让我们进去！”

守在门口的几个汉子，看看情形不对，连忙转过身，在那两扇大门之内，也有八名大汉守着，这时，也早已合力托起了粗大的木栓，连推带拉，两扇门中的一扇，发出了“嘎嘎”的声响，移开了尺许，几个人已急不及待地向前，奔了进去，有三四个受伤较重的，来到了门口，终于不支，竟倒地不起。

大门之内，是一个极大的广场，那些受伤的人才一奔进门，就有许多人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，问之不已。但是那几个人只是急叫道：

“伦总管，快请伦总管！”

众人看到他们发急，也一叠声地叫着，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，乱成了一团。

就在乱嘈之中，忽然听得一下咳嗽声，那一下咳嗽声，在嘈杂的人声之中，传入了众人的耳中，立时之间，所有的声音，全都静了下来。接着，便看到人丛分了开来，一个身形高大，面目尊严的中年人，一身黑

衣，背负双手，大踏步走了过来。

所有的人不但不出声，而且齐皆恭恭敬敬，垂手而立，袁家堡中的人，宁可当面开罪了袁堡主，也绝不敢在伦总管的面前，有半分不敬。

伦总管的外号人称“铁面天神”，铁面天神伦天常，单凭这七个字，不但在袁家堡，就算在江湖上，也能够令很多人连大气都不敢喘！

在寂静之中，伦总管来到了几个负伤的人身前，伦总管才一出现，又有两面个人支持不住，倒在地上，伦总管双眉一扬，道：

“你们不是早上陪少堡主出去打猎的嘛，少堡主呢？”

伦总管这一句话才出口，所有人面色全变了，不是伦总管一来就问起，他们全没有想到这一点。这时，伦总管一说，守在大门外的十来个壮汉，也立时想了起来。

当时，早上，是这几个人陪着少堡主出去打猎的，如今这几个人负着伤回来，何以少堡主不见？

要是少堡主有了什么差错……一千人简直不敢往下想，而事实上，他们也根本无法往下想，因为这是从来也未曾想到过的事，声名显赫如袁家堡，少堡主到外面去打猎，也会出事，那简直不可能！

可是这时，伦总管一喝问，只见其中一人，尖声道：

“伦总管，少堡主他——”

那人一面说，一面自怀中，取出了两面小小的旗子来，他才一取了旗子在手，只听得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了几下惨叫声。

他回头一看，只见和他一起奔进来，那几个多少受了点伤的人，全都倒在地上，身子缩成了一团，那人才一呆间，陡地感到全身的骨络筋脉，都像是有一股极大的力量在抽紧一样，他也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惨叫声来。而随着那一下惨叫声，他的身子，也倒在地上，缩成了一团，这一下变故，令得在一旁的众人，齐皆愕然，有几个人，立时俯下身去，想将倒地的人扶了起来，可是伦总管也在这时候，厉声喝了起来道：

“别碰他们！”

伦总管的厉声呼喝，犹如晴天霹雳一样，含有无上的威严，那些伸手出去，待去扶倒地同伴的人，一起缩回手，退了开去。

前后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，只见倒地的那几个人，面上现出痛苦之极的神色来，喉际间“咯咯”作响，紧接着，只见他们的眼耳口鼻，七

窍之中，鲜血迸流，面色渐渐转为青黑，不到片刻，尽皆死去！但是，他们在向前奔来之际，虽然每人都受了些伤，但也只不过是外伤，奔得还是十分快疾，陡然之间，有了那样的变化，谁也料不到，也根本没有人知道这几个人是在何时中了毒的！

一时之间，人人神情骇然，张口结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有伦总管一个人，他的神情，永远是那么严肃，像是不论发生了多大的事，全然不放在他的心上一样，他盯着地上的那些死人，突然一伸手，自身边一个呆若木鸡的大汉腰际，抽出了一柄刀来，刀光一闪，已将那手中还紧握着两面小旗的汉子的手，齐腕砍了下来。

伦总管一刀断下了那只手，刀光一伸，刺进了断手之中，就用刀尖挑着断手，向前走去，他走出了两步，才吩咐道：

“将这几个人葬了，葬时坑掘深些，谁也不准用手碰到他们的身子！”

众人声音发颤，答应着，有一个壮汉，胆子较大，但也怯生生地问道：

“伦总管，他们是中了什么毒，怎么如此厉害？”但是伦总管却只是“哼”地一声，并没有回答，挑着那只断手，大踏步向前去。

等到伦总管走上了石阶，进了大堂，众人仍是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面色煞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伦天常穿过了大堂，经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，出了一扇月洞门，来到了一个院子之中。

那院子中栽着几排修竹，两株盘虬曲折的古松，这时，全因为风势劲疾，而在发出惊人的响声。可是，当他走近屋子的时候，屋子中还是立即传来了一个稳重的声音道：

“伦兄，什么事？”

伦天常并没有特别掩饰自己的脚步声，但是在那样的劲风之中，屋中人还是可以听到有人走来，而且辨出来者是什么人，他的耳力之佳，也是惊世骇俗的了！

伦天常，略停一停道：

“堡主，我能进来吗？”

屋中那稳重的声音，笑了起来道：

“伦兄，何以说这样的话，你我岂分彼此？”

伦天常继续向前走，推开了一扇亮牕，里面是一个十分精致的小厅堂，在一张桌子之旁，坐着两个人，正在对弈。

那两个人，一个方面大耳，五十上下年纪，庄严稳重，另一个人，却是骨瘦如柴，瘦得出奇，容貌诡异，小眼凹鼻，招风耳，高腮骨，丑得可以，但是偏偏衣饰华丽，这时正拈着棋子沉吟不下。

伦天常走进来，他连头也不转过来。

那方面大耳的，转过头来道：

“伦——”

然而他只说了一个字，便突然住了口！

因为就在那一刹那，他看到了伦天常手中的那柄刀，和刀尖上刺着的那只手！

在刹那之间，他的面色也变得十分怪异。然而，那瘦子却仍然拈棋子，望着棋盘。

伦天常走向前道：

“堡主，玄武双毒，劫走了少堡主！”

那方面大耳的中年人，正是袁家堡堡主，威震天下的风雷双龙剑客袁英豪，当他听得伦天常那样说之际，就算他是一个一等高手，他的面色，也不禁变了一变，而那个瘦子却发起怒来。

伸手在棋桌上用力一拍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满盘棋子，都被震得向上，弹起了尺高下。可是被他掌力震弹跃起的棋子，却同时落下，而且，颗颗都落在原来的位置之上，分毫不差，由此可知他功力之深厚，只不过随随便便地一拍，掌力也如此之浑厚均匀，若不是内功已有极高的造诣，断难做到这一点！

他一掌拍下之后，喝道：

“提这两个人的名字作甚？污了我的耳朵，坏了我的清兴！”

袁堡主站了起来，向那瘦汉子拱了拱手道：

“莫兄稍等，犬子出了事，我略去去就来！”

那瘦汉子连头也不抬，只是道：

“快去快回，这一盘看是我赢了！”

刚才，伦天常的话，说得十分大声，那瘦汉子既然听到了“玄武双毒”的名字，自然不应该听不到下一句，可是袁堡主的儿子出了事，这

件事不但在袁家堡中，震惊人心，就算是在袁家堡之外，江湖道上一说，人人也必然“啊”然一声，尤其对方乃是玄武双毒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立时联想到，会有一场轩然大波，腥风血雨，因之而生，但是那瘦汉子却是漠不关心，反倒牵挂住那一盘棋局！

袁堡主站了起来，和伦天常一起来到了旁厅之中，像袁英豪那样的高手，即使是发生了如此的巨变，但是他面上，至少还是十分镇定。

伦天常一面走，一面已将那七八个人，如何负伤回来，突然死去的事，说了一遍。

袁堡主沉声道：

“何以见得是玄武双毒？”

这时，那两面小旗，还被紧插在那只断手之中，并看不出旗上绣的是什么。

伦天常道：

“这几个人，早中了毒，直到他们回到堡中，毒才发作，下毒之后，能算准毒发的时间，普天之下，只有玄武双毒！”

袁堡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：

“他们掳了那孩子去，意欲何为？我们与玄武双毒可无过节。”

伦天常摇着头道：

“堡主可还记得，半年之前，堡主外游归来，半途之上，曾替铁拳门打了一个不平，杀了竹林七妖中的三个？”

袁英豪略扬了扬眉道：

“对了，竹林七妖，是玄武双毒的记名弟子！”

他们两人才讲到这里，只听得瘦汉子的声音，自厅堂中传了过来，他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不耐烦，叫道：

“喂，老袁，怎么还没有嘀咕完？我这一子已经下了，你还不快来想办法应付？”

伦天常吸了一口气，像是想发话，但是袁堡主立时向他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别出声，应声道：

“我就来了！”

那瘦汉子又扬声道：

“老袁，你只管放心，你儿子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我管叫那两个王八